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校注卷七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卷七

宋

鮑彪原注

元

吳師道補正

魏自鄆陵以陳盡河東河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魏自鄆陵聽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郢許鄢

陵河南之開封中
年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

重欲無厭

重猶多

天下必懼君與之地智伯必驕

元作

彼

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

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歸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

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於此朱子曰老子

為柱下史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

氏

釋猶舍也何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

元作

質正曰當音致

乎

舍此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之資正曰與之以地猶質也

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

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

元作

梁補曰趙策作狼

於趙趙

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桓子之孫補曰名斯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巳乃知文侯巳

講

補曰一以講於巳也二國不伐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

也飲

盡一杯文侯謂

覩斯贊

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左傳堵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堵其後可師號堵師後因

氏焉人有堵師此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

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虎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既

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如不忍而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亡子故羊忍為此

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忍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覩斯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

比獲醢為不足使其投盆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收功必矣介冑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

竊負而逃林回奔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麋並載而曰巧詐不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為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太公俎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於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為鄴令

鄴屬魏郡

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補曰

一本子往矣

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

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

補曰一本有之夫夫屬下句

鄉邑

老者而先受坐之士

老者坐先於衆

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

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其莠禾下生草幽言

本云木栗下傍生草莠今狗尾也薰元色驪牛之黃也似虎薰黑黃色

黑馬耳正曰驪牛猶言犂牛裡牛不必拘以色論黑也爾雅倉庚薰黃蓋言倉庚色薰黑而黃增韻注

薰黑而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補此皆似之

而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掩人

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賒之則其好賢也不誠而且將以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是

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

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

哉

昔與之期今往會之

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

音岳

文侯曰鍾聲不比乎

比猶協補曰比音毗不毗言不和也

左高

言左方之聲高

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

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

音洛

以治官為樂正曰通鑑無兩則字樂仍音岳下

文二語甚明可推愚恐則乃明字訛衍

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

審言聽之察

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虎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

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誨誘規切之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

事記史以田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斯好賢師卜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

武侯子補曰名擊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補曰正義云西河即龍門河也

稱曰河山

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

補曰姚鍾一作姚

侍坐

元作王

王曰此晉

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

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予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

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

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正曰姚

本無有字是按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

史及下文可見文補曰文未詳史以岷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

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衍夫夏

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關註云戰而右

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左故此言右故此言左

曰按史左河濟右泰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穴不同盧畢在其北地缺補曰一本盧作

盧未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渾洛水之上洛正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

洛陽縣入洛洛水出今商州有北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洛南縣家領山至鞏縣入河

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家註晉山險補而右

漳滏元作金通借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

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補

姚云劉本此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

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

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補

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

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雄曰美哉言乎使
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
其言不可以人廢也西河龍門之河地即同華等州魏
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削於秦至約上郡之時盡
矣險豈足恃也哉起
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

武侯子補曰名瑩元年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

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此二年

敗韓馬陵敗趙于懷補曰痤祖戈反禽樂祚趙

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

祿之

開田以待賞有功者

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

直直前棟橈而不避者

橈折也喻此吳起餘

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

脉見其幽形見其顯

決利害

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寧變襄之力也

二人乃所謂能

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

敵之可擊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

倦賞臣可也若以臣為有功臣何功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已寧變襄田各十萬王

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

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

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

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盡也亦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謂

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卻至驟稱其伐彼已

監

矣補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

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瘞也澮北之戰耶

耶

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耶

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

虜

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

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瘞孟子梁惠王

王

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

虜太子瘞者非

魏公叔瘞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

死

者人所不

能避

將奈社稷何公叔座對曰座有御庶子

此公族官別於國官

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座有御庶子知為座之家臣如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韓等策公

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

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人安能用君之言殺臣

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公叔

座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座卒解題座去年為秦所獲尋歸

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自魏適秦則座死必在今年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

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惠

王之愚固以不悖者為悖

商君傳
畧同

秦

衍韓
字

韓圍梁

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曰
按鮑說以為魏敗韓趙于澮之年少梁

即獲公叔座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
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

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
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
燕趙救之謂山陽君
策楚宣

此人王
同時也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

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

新鄭鄭近梁
故云正曰韓

哀侯二年已滅
鄭此鄭即謂韓計者為梁不如構三國攻秦

元在趙策
正曰證據

不明且
當從舊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

魏太子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

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元作

矣王曰寡人自為

知言不

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

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之於此正曰此策言邯

郚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印後徙梁而韓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如此

梁主魏嬰

史作嬰音相近

觴諸侯於范臺

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補曰大事記

書韓宋魯衛為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

桓侯即公剔成釐侯即昭侯

酒酣請魯君舉觴

魯共公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

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

魯君興避席擇言

擇善而言

曰昔者帝女

蓋堯舜女正曰無考

令儀狄

博物志言禹時人

作酒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噍

噍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補曰兼苦簞反

高注快也則當苦劫反

易牙

太公世家註雍字補曰知味者

乃煎熬

元作教

補曰

熟古字通燔炙

燔火熟物補曰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熟之曰燔近火曰炙

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飽而寢安補曰覺名效反

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

詳本

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

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

自上視下曰臨集韻彷徨

仿伴仿伴從倚也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聚引彷徨一作方惶亦藝文類聚引也

其樂忘死

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荆臺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

望獵山下臨方准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

之上前方准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坐馳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威哉斯

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云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

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

右三說聊記以廣聞

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

池

書註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亡其國者

蓋莊王云

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

皆美人

南威之美也

補曰閭須見荀子

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

也

臺林地缺名在其國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

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危謂魯國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

東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次作緇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

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補曰觀魯至深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

申弟也正

曰註以下說推之無明徵

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

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

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

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虎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譎矣故大譎正

之閒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出於正言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

補曰高註太子中後徙睢陽

外黃徐子

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

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

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

為王之外無加也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

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

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市賈也太子雖欲還恐

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

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

生伐畢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忌為之故孟子以為不仁補曰以過宋而徐子言之

叮從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

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

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

法度

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

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

記三十年伐魏

正曰按魏伐趙

告急於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告齊

急

於齊

救趙

伐魏

乃忠王

十八年

敗於桂陵

時事

此

三十年

魏龐涓伐韓

齊田忌孫臏伐魏

以救韓魏

大發

兵

使太子中將與龐涓合軍

拒之戰于馬陵

魏師大敗

殺太子中龐涓魏龐涓以下並大事記文從孫臏傳說又

齊策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謂得

王若欲報齊乎則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見秦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謂得

王若欲報齊乎則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謂得

王若欲報齊乎則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謂得

王若欲報齊乎則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謂得

王若欲報齊乎則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

不如因變服

不為人君服

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

威王

王將

人而合其闔

游謂使人將二國之間也

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

齊

罷音疲

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

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

畜自比犬馬也

田嬰許諾張丑曰不

可戰不勝魏

此設辭也

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

勝也

勝謂不敗耳非戰勝

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

萬乘之魏而甲秦楚

居二國之上補曰姚本甲作半

此其暴戾定矣

二言

國謂齊暴戾決矣正曰定止也謂齊之怒止

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

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

大敗齊於徐州

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

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歟

惠施為齊

元作韓

韓魏交

為猶合

令太子鳴

魏記

唯申及赫名餘不名為

質於齊王欲見之

魏王

朱倉

魏人

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

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

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

義也

襄王

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顯王三十五年魏惠

元年解題云史記周顯王三十五年魏惠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稱惠

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

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稱惠王

二王之年也哀王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世本惠王至襄王而無哀王今王省襄王也今從之愚

按秦惠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即惠王之北而襄之為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及車目為深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

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

弛期解也昔約今

解

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

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

未得其說以說

是其唯惠公乎

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蓄其墓

樂謂

流也補曰姚云後語作蠻水註引荆楚記宜都烏水按

季歷卒塋鄠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潏山鄠之南

山雖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蓄樂音鸞說文云潏

流也一曰潰也墓為漏流所潰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
卷七

十四

渴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見棺之前和和棺兩

初學記引一作渴山論衡作滑山見棺之前和和棺兩
曰玉篇科胡戈戶卧二反廣韻作脉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文王曰嘻先君必欲

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灋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張幕帶如朝廷然正曰姚云張於朝註後語張張以朝廷按周禮掌次以待張事百姓皆見之

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

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

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

此時語也正曰禮祭義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猶為

撰正曰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

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

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

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雨去聲為之及之為去聲張之反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正曰犀首謂梁

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行齊齊補曰

於此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必取方城之外

楚戰勝齊行敗敗補曰姚云一本無此字正曰即楚而

與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

太子申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項羽記詳在

也陽補曰蘇子秦陳汝豫州界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丘

行有字南有許鄢昆陽郢陵舞陽鄢史作鄢索隱云

川有許鄢二縣又有鄢陵縣故所稱多惑昆新鄭屬陽正

音妻史有新都字新都屬南陽鮑誤入東有淮潁水出

淮見前沂水出泰黃即陳留外黃正曰黃說煮衆無

踈補曰姚不煮東下有海鹽字徐廣云煮衆在濟陰宛

句正義云冀州信都縣東北有煮東田宛句者在河

南信都者在河北無虛頓丘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寨集胥
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寨集胥
口正義云魏志武帝於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
宿胥故瀆開白溝通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
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補曰大事記今開封陽武縣
魏惠王十五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遼長城即上
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
定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北
南至夏澮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北有
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北有
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謂河南地卷丘權
反在鄭州原武縣北衍燕酸棗見秦
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
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謂河外即其地也地方千里
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間屋廡
廊下周屋魯無所芻牧牛馬

之地

居人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

於三軍之衆

行人多故如軍陣

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詠

元作謀史作怵

謀

正曰怵音黠恐也詠音恤誘也策通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入為

王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

國謂

不被

其禍

謂橫人

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

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為秦築宮脩其巡幸

受冠帶

受服於秦

祠春秋

助秦祭祀

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

散則

非象

禽夫差於干遂

補曰干遂見秦策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

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

蓋以青帕首項紀註

士卒皂巾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藏三日之糧日

中而趨百里大事記荀卿所謂魏之武卒也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補曰正義云廝

徒謂烹炊供養離役廝音斯

車六百乘騎五千足此其過越王勾踐

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

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

一旦之功

偷苟且也

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

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

書曰綿綿不絕

綿綿薄弱也正曰詩綿瓜瓞傳不絕貌

蔓蔓

元作

蔓蔓若何

蔓延也若縵則無文之稱耳若何言不可奈何正曰蔓蔓字通借

毫毛不拔

喻樹之萌

將成

斧柯

柯斧柄補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盄盄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

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云云策謂周書其指此欺

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

之患故敝邑趙王

肅侯

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

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

詔詔之敬以國從

秦傳有

張儀欲并相秦魏

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曰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

故謂魏

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

約謂使韓以此與魏

氏亡史厭

韓氏之亡史名厭

謂趙獻

與厭俱在楚正曰無考

曰公何不以

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

補曰走晉秦

儀兼相

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

補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三年張儀相魏

不事秦以公

孫衍代相

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

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

請以事委衍

以為衍

功有以功魏乃任之正曰大事記今

韓以與魏南陽為公孫行之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

魏任衍則聽其所為

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

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衍傳有補曰大事記魏王不聽

儀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

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王之崛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

齊畏三國之合也

楚魏

必反燕地

此齊宣因喪伐燕所得正曰按史易王初

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

以

下楚

衍趙

趙

正曰姚本下句亦

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

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

衍而

而

補曰疑衍

於齊秦也齊遂伐

趙

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

取乘丘

屬泰山補曰正義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

收侵

地虛頓丘危

補曰虛謂殷虛今相州所理頓丘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括地志二城時屬魏餘

見秦策

楚破南陽九夷

疑當為九疑正曰此南陽堵諸同陽屬荊州者以下文連九疑許鄢

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

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

內沛

豫州郡內言入其地正曰

內沛地名必非豫州者

許鄢陵危之所得者新觀也

屬魏郡補曰正義引括地

志觀津在真州東陽一云武邑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事記云屬清河又云魏惠王

三年齊伐魏取觀津赧王四十二年而道途宋衛為制雖言魏再敗趙魏取趙觀津所屬不常

得新觀路所從出又限二國

事敗為趙驅

敗者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趙亡將及魏故奔走

援事成功縣宋衛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由二國縣言輕重係之魏王弗聽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賞猶勸也韓時飢因勸之

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恐韓王宣惠也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行一以字謂公仲令韓

王以饑故賞賜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近河外之民

攻南陽補曰此河內修武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他且

以遇于王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下也決

矣決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惡我必和秦而攻魏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

欲之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云樂之也此著書者述其遇秦之效魏昔懼而今心廣又豈能

止齊伐趙邪正曰寬

廣也寬魏之憂也

斥元作尺

尺補曰楚人遽於草下

地

草豈禹邪遽傳遽楚以傳來許地魏斥之也

補曰姚本草下遽未詳恐有缺誤草疑華伐齊之事

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

字

之左華

未詳補曰楚策作左夷

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

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

補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

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

反言報之王懷王

陳軫曰善因使人

先言於楚

軫自是如楚正曰楚策云楚王喜欲復之未

知即以此時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

愛之當是惠王時事補曰軫之谷秦王曰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為臣為忠斯言宜若自信矣今也因張儀謂其善事楚為求壤地乃以為資而反楚則前日所云一時口給禦人耳豈其情哉

張儀欲窮陳軫

時在楚

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

元作悟音背

悟

補曰字誤姚云魯作枯

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

公翁同項羽紀

註謂父

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湛謂其謀之深

鄭彊出秦

強出自秦

在楚補曰韓策鄭強載金入秦請伐韓此云出秦也

曰應為智

言能止其父補曰姚本註魯智作之

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

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

郢中不善

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

王楚懷補曰郢中
止去也讀車字句

公至宋道稱疾而母行使人謂齊王

閔正曰大事記張
儀相魏在惠王後

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成于秦為秦相
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

涉

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

東使

齊來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

楚以紫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

所猶處

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

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

如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

亡得無也正曰姚本亡作而下文有

如是

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

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

塞不明

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

也

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正曰此策言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

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劫王必以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

魏合於秦韓亦當是惠王時

張衍

字子

劉補

曰姚

此字

儀

以秦相

魏齊

楚怒

而欲

攻魏

雍

沮魏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

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

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

謂齊楚之君懷

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患曰王若

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

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

衍魏字

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

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

秦攻齊楚正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攻魏而秦救之則齊

楚罷敝不足以應秦此策亦當在惠王時

其弊不足以應秦

二國嘗戰今必

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伐儀，使馮喜說齊王云云，其言頗與雍

類沮

哀王

襄王子元年慎觀王三年癸卯正曰哀當作襄說見前鮑所次多惠王時事見各條

謂

補補曰文章首有缺文

張儀臣

補

謂齊王

閔正曰見前

曰王不如資韓

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廢韓

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逐儀故公仲據儀不合齊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

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正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

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陳

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

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

衍無事必無事必來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犀首曰衍不肖不能

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

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

李從趙人

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

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

軫教行

臣與燕趙故矣

言與

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

久

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

期以十日五日

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

言有急事出使

急約車為行具

行所

當具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

間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

三十乘使燕趙齊王

聞

聞之恐後天下得魏

恐得魏後於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華國策抄注
卷七

二十一

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

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

且任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

懷間之曰李從

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

魏為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

犀首

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

從與衍皆為魏

約耳而因衍者衆故楚亦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因之背從者欲專於衍也

為不可

不可任

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

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衍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

虎謂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裨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補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正曰陳軫過犀首而不見宜

若有憾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之事任何也一人皆不善於張儀者也激犀首以重任皆所以傾儀而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知其失不可揜則曰不然醉乎醉矣鮑因軫谷秦王之楚之對而亟加稱獎曲為之說故愚亦屢擿其微非好為攻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

閔

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

不親之

魏王懼恐

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

度其至衛之日

先以

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

補

以百金

間私見之正曰間居諫反投間隙也行以

百金猶云行

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與從容談

獎金於某

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

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

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

不相補曰字殺次信齊王之過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

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

儀欲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正曰大事

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魏魏不事秦以

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慙

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曰本

此下有曰字乃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一本標以與王

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正曰此策惠

襄之世
不可定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繻從不善季

子詳未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

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

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

王察之彪謂此用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說也而衍也非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

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既

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間衍之說猶能以用兵難之既

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狙於欲

戰鬪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快讐秦之欲

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勇

盼為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

而短于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勇

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勇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勇

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勇

二士之謀困也

二士行盼

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構難

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

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

補二字補曰姚氏本有二字

田盼遂得

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

需從中敗君

補曰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

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

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

也猶股肱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云有外之字毋謂天

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內謂親之稱羣臣則行與焉正曰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

與內之羣臣皆不以為然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與猶

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胡猶何犀首許諾於

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文田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補曰田文為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

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蘇留魏矣一本此下別為一章姚本註云魯題劉連

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

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

衍陰晉人時屬

韓改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

王曰不如其為韓也

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

衍而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

右言助之力正曰文時尚右說見趙策

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

不可

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

且王無所聞之矣

不聞所以救之正曰彼有

外心王不得而聞之王之國雖滲

言浸微浸弱如漏器然

樂而從之可也

如言

漏器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補曰滲樂未詳

王不如舍需於

側

舍猶

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

需非

欽定四庫全書

弟匯纂校注
卷七

二人之黨

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

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

厝需於側

厝措同

以稽之臣以為身利

身王

而國便於事

補曰一本而便於事又姚註云

劉去身利字一無而字似義長

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謂處

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需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入行之事蘇代入之矣待衍如是可也如得賢而付之

間外若此者不亦殆乎正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乃不知用舍之不

能受感於游士之言而拱

手以聽之其辱昏甚矣

史舉

即甘茂

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

所事

王讓先生以國

衍以此說儀使之為已解舉故舉後見之

王為堯舜矣而先

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

弗受國故致邑

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

任猶信也舉既

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

史舉不辭而去

補曰據此讓國之說不特鹿毛壽之愚燕噲也此恐

惠王時事

楚王

懷

攻梁南韓氏因圍黃

元作蕃下同

蕃

補曰未詳一本作蕃

成恢

魏人為犀首謂韓王

襄

曰疾攻黃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

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蕃魏無韓患

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菑乎若

戰勝兵罷散

罷音疲

大王之攻黃菑易矣

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

如水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於轂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

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

言陳鄭所至皆平地

南與楚境

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

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

梁無之皆以平戍守

守亭障者參列

十里一亭障隅也築城壘為之補曰障關塞邊侯開封有

古夷門關

粟糧漕庾

漕水運庾水漕倉

不下十萬魏之地勢固戰場

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蘓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破酸棗劫

衛取晉陽

補曰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

則趙不南趙不

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

主從者趙故不言其地補曰一本復有從道絕

三字史同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

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

此臣之所謂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

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

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敢堅戰患

補正曰史作恚

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

而益魏攻楚而適秦

適猶歸

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

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

人多奮辭

猶大言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

約一國而成反而取

補補曰姚本作云云

封侯之基是故天

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

搯把腕手也

瞋目

瞋張目也

切齒

言之力也

正曰荆軻傳索隱云齒相摩切奮怒意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

鑠金

補曰周語衆口鑠金註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江淹書積毀銷金積讒

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

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儀傳在諸國

魏通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唯魏也故儀先之

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以說客先

之是知其不可而謀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

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儀之辭屈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

彼魏四達之國又通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

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張儀留

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患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

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

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

魏王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事在襄王二年
正曰顯王三十九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犀
首約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靚王三年蘇秦約六國
伐秦冉中前約也兵至函谷闕秦擊之而走次年齊敗
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
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隙
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
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
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難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
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可久其勢則然矣絕
之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搯音厄
意遇也書容抽江丑用陟降四反義並同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

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

作魏人補曰一本盱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

齊

言縱楚使深入乃擊之也

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

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

補曰姚註一作舍

董慶以善魏而

疑之於楚也

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

傳言秦武元年羣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正曰按襄王九年儀走魏魏納而相之此

云不內恐非是時事

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

王不

聰也

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

長色衰重嫁而已

重猶再

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

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虎謂士之自比若此豈可望於

亦魏媼之

老耄耳

衍魏

魏文子

田文正曰

田需周霄

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正曰田文

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

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

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

閔

王欲得齊則

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

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必善衍善衍則復背

其所

魏王令惠施

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曰施屢見策文蓋惠襄時人此策不可考

之

楚令犀首之齊釣二子者

言周禮之等

乘數釣

車乘之數

將測交

也

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君使因知其厚我下衍楚王間之四字

楚王聞之

補曰四字恐因下文

衍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

釣二子者將測交也

施欲楚之厚已楚王間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

生倒樹之則生

補曰姚云倒劉作測愚謂倒字勝

折而樹之又生然使

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

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

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補曰此與孟子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

嬰正曰史索隱

以為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

犀首之有一人相

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

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

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

若汝也補曰一本若其為考下文是代請說君昭

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

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

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

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

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

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也以史補王曰下八字

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為王而設為說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代曰莫如太子

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不以一本作皆以

史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王印也補曰秦武初置丞相用

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壘則魏已有此名

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

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

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報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

謂衍已去秦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入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

乃誅之然則衍去秦後終為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即策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

又報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和秦大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國攻秦時亦有

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良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

因使其人儀之

為見者嗇夫

見者最與強見王也正曰賢遍反見者謂引見傳

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嗇夫以問伺之補曰嗇夫書註主弊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

園嗇夫所職不問見者伺以侯

因無敢傷張子儀

此九年再相

魏時正曰無考

周最入齊

魏最不善之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去周最不合與收齊又謂最曰魏貴合秦伐齊而

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田文相魏昭王時是殷先見遂於齊今復自魏入齊詳周策所載

必最後欲之齊而魏秦王曰昭怒令姚賈讓魏王最蓋聽之非不善之故也

置以相魏者補曰此因下文魏王為之最蓋秦亦怒為王通天下語生說無據

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自齊走魏入言其不忍背齊而今復之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於收齊之說其入齊蓋魏聽之故為之言於秦其辭亦婉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

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

下矣

齊秦為敵魏既以謂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

矣正曰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

齊故曰為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絕最而

通於天下乎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

之正曰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大國欲急兵齊

則趣趙而已

促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為最所以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
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
毀之人為此則年時相絕太遠矣可乎哉
補曰趣趙說見周策正曰姚賈說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信安君書

史不

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

武或昭正

曰臣聞之忠不必黨

為信安說

黨不必忠今

臣願為

補補曰願下有缺字

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自使有要領之罪

要領斬刑也

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

事於魏

謂別置相以代信安

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

塞趙也

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臣又恐趙之益勁也

臣又恐趙之益勁也

交魏堅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

魏信即信安省言之

其智能而任用

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

惡猶憚

今王之使人入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

用秦所使

魏必舍

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

事而退

謂去相位

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

愛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

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

亦去信也

則魏

元作趙

趙之謀者必

曰舍於秦

此舍猶棄奪其愛習是秦棄魏也

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

是趙存而我亡也

此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然趙亡而我亡也

趙亡而我

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

將與秦戰

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

之益勁也

魏不能獨抗秦必結趙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

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大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大

王欲完魏

補補曰姚本有魏字

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

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

不事

國危而

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

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

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行韓字也

韓

補曰疑衍

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

元作講

補曰宜從構讀難於秦兵為招質

言於用兵為招為質

招言召兵質猶本也

為之張本正曰招質未詳

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

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

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

多割地以為利重

得地則益重

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

願大王察之

虎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正曰

此類註
不必辯

樓梧

魏人後又作梧補曰一本作舛姚同註引管子云

偶合也愚按玉篇無舛字有梧字五故反觸也逆也策

後作梧

韻書梧

作梧

午荀子

午箕軍

藍莊子

梧國策

韓

凡十一前漢志造梧抵梧枝梧

約秦魏魏太子為質

此十二年朝秦正曰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

來拔我皮氏未拔而解此策云太子為質既而留於秦

衆昭衍說後不

紛彊

魏人正曰

臣欲敗之

謂太后曰

國與

還者也

還猶反也

兩國相與

好惡循環

敗秦而利魏

魏

必負之

負言魏

得利而強

將

負秦之日

太子為冀矣

所

即

謂棄之正曰
棄棄除也

太后坐王而泣

使王坐而
泣於前

王因疑於太子

不決

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

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

與我約矣

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為此故伐
耶正曰言與我結約矣何為而伐

曰秦疑

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

昭正曰
無考

之

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

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

與與國
共伐魏

臣恐其害於東

周

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
策正曰交載秦魏事從舊可補曰為周之為去聲

秦楚攻圍皮氏

亦十三年補曰一本攻魏圍皮氏屬河東

為魏謂楚王懷曰

秦楚勝魏魏王之恐

衍也字

也正曰下章有此句法見亡也

元作矣

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

豈秦

歸太子而攻耶

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

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

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

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

使割予秦此所謂由楚

合親以孤齊

秦楚魏合

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

臣意秦王昭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

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兵正曰首事猶言第一事也而

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

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拔而解對曰臣願

以鄙心意公意猶度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

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

有餘守之餘守為有餘力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

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庫翟強也補曰庫字書無此字韓策

作鼻即庫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庫即管鼻也今齊王謂魏王

曰欲講攻於齊

言欲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正曰講

當作講講攻猶言構兵

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

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

和齊秦

怨顏已絕之矣

怨顏絕

之見於顏色

魏王之懼也見亡

以有亡形而懼

翟強欲合齊秦外楚

以輕樓庫

此強之和

樓庫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

補曰此二語當

時事情也

公不如按魏之和

按謂主之正曰按止也

使人謂樓子曰子

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

疾言此事吾所欲為樓子與楚王必疾矣言應速又謂翟子子能以

汾北與我乎強亦必為合於齊外行於於楚以重公也

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庫

翟強以為佐主魏言之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且得皮

氏按此蓋庫在楚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上說之又說樗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

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正曰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

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腰也

腰人身之中

有蛇於此

兵法所謂率然補曰見孫武書及李靖問答

擊其

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

天下之脊也

補曰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

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

要斷山東之脊也

要猶欲正曰要同上義山東脊天下要與上互言之示者顯取之之意

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

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

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

謂楚

其兵弱天下不

補補曰作必不語順

又下必字恐當作不必能救地可廣大

言秦地

國可富兵可強主可

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

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

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補曰密姑姓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又云試之於弱戰國游士言聖賢事多妄謬此尤顯然者也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

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讐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

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鄆郢

藍田秦地疑衍文處謂征伐先後理

正應爾故司馬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而我藝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趙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蠶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為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

欲平太原亦先平蜀
為試於弱之徵諺矣

魏秦伐楚

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

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不如令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

制之

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

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速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

此二年

魏令公孫衍乘

勝而留於境

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補曰公孫衍說見前

請卑

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屢

魏人

謂魏王曰臣不知行之所

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平衡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

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爵補曰

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

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

聞周君令竇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

因地講秦夫周

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質首之仇也

補曰奉陽君即李兌說見趙策

此言與穰侯質首之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

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

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

后穰侯之姊

而欲敗之必

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

補曰淮南子孟卯王註齊人引策芒卯王

勿憂也臣請發張倚

魏人

使謂趙王

文惠

曰夫鄴寡人固形

元

作

刑

補曰此書

刑

形字通

弗有也

形猶勢也

雖通而此書多作形

今大

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

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

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

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

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

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效

元作鄭補曰當從交文姚註云效一作効

鄴者使

者之罪也邠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

合於魏而支秦

此六年書邠以詐重者此也彪謂此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之於魏孝成失

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邠謂秦王

昭

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

中謂用事與諸國之

中猶內

臣聞明王不背

元作

耳

補曰一本作耳俱未詳肯說見趙策

中而

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

元作羊下同屬汝南

羊

補曰地未詳或字誤

王屋

在河東垣縣東北

洛林

即蘇代所謂林河南宛陵林鄉也

之地也王能使臣為

魏之司徒

本周官此所謂為之中

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

令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

上流之地近秦

正曰未知所指

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

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壤地必不

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

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

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

折毀也言不可有責於秦

王無以責秦王

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獻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

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

補曰姚本作懼

然曰國有事

未贍

元作澹

補曰即贍前

漢志澹同

下兵也

贍給也

今以兵從後十

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

縣

蘇代

元作秦下同

秦

補曰燕策及史作代

拘於魏欲走而之齊

元作韓

韓

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

地時未舉宋此伐所得耳正曰正義云涇陽君秦王弟悝也齊蘇子告秦兵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

此策以救伐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

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代秦補曰燕策及史

作子也疑其下同也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衍也也如此其甚也

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

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使得之齊秦必疑齊

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補曰一本標云作變伐齊成則

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廣地蘇傳有在齊伐宋之前補曰燕策及史曰魏為燕執伐齊使人謂

魏王曰云云於是
出蘇代代之宋

五國伐秦

成卑之役此十年

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

齊秦之合也欲講於齊謂齊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

之城服宋之強者大國也乘宋之弊而與王爭得者王齊

閔楚魏也請為王無合楚之伐宋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

逆後之不為讐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

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喜

元作

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

用兵伐齊

又必且劫

元作曰

曰王必

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

行曰

曰使王

輕燕燕齊之交已醜

惡也

又且收燕以東索於王

補曰一本更索

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

秦善齊不可知也已

言不可信

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讐也

補曰詳佯通史多有講字句佯講於

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講則願

秦齊合國不可

五國復堅約者此賓即損雖一本作離

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

與秦講

秦權重魏魏冉明

熟

元作

孰

補曰

是

言慮此

故有謂

元作

又為

補曰

又

有通

足

下

或人謂

齊

傷秦者

傷

不敢顯也

恐秦

天下可令伐秦

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驚與國而

以自解也

言與國為

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

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

背諸國也

而以秦為上交以自

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

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

補曰三節即上文

上

不

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

生以殘秦

生猶進言伐之不已正曰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能構必為秦所伐則誓聞而必死不與秦

俱生以殘秦姚本

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止

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

害惟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

無補今天元作足下鬻之

以合於秦

所謂鬻王以秦為上交易者

是免國於患者之

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聽臣之計也燕齊

讐國也

兩國自宣閔易昭再世相讎

秦兄弟之交也

燕齊與秦

合讎國以

伐婚姻

猶兄弟也此士欲為魏合燕齊以伐秦

臣為之苦矣

言伐秦之難而已為之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

夷之民不赴

元作起

言帝王用兵猶有起不從者不經見

以燕齊

補

伐秦

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

三晉之史奉陽君孟嘗君韓珉

元從

哂周最周韓餘為

徒與為從而下之

補曰韓餘疑即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

為徒從而下

之句謂徒黨合從也又恐從徒字訛行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

與秦惡

扮之扮并也握也言合諸國補曰扮撫吻反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

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

傳之次

元作

欲使五國約閉

秦闕者臣也

不通秦補曰燕策燕代謂焚天下之秦奉符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皆與此合

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

此皆三晉之吏也

皆陰在邯鄲

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

敗宋郭合秦之約

天下共講因使蘇脩

游天下之語

游揚之

而以齊為上交

蓋詐

兵請伐魏

兵齊

臣

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

脩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

臣

非不知秦權

元作勸

權補曰恐作

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

者為足下也

彪謂此非蘇代不能也故史言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

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求成之說哉蓋代賓之諸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

之計專以伐之為上而將辭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也
正曰按趙策五國伐秦章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有
與此章出入者知此必代之辭也三策並陳上則伐
之中則擯之下則媾之木及伐之敗也絕說謬矣

葉陽君

趙人

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

朝邯鄲抱葛孽

元作孽

薛

補曰趙世家作孽者

是

一本作薛亦作非

陰

成

以

為

趙養邑

之邑

而

趙

無

為

王

有

也

王

乃

又

封

其

子

河

元作

問

補曰字訛

陽

姑

密

元作

衣

補曰字訛

乎

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

臣

為

王

不

取

也

魏

補曰字訛

陽

補曰字訛

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封乎

補曰葉即奉之訛

李兌也

說見趙策

臣

為

王

不

取

也

魏

補曰字訛

陽

補曰字訛

臣

為

王

不

取

也

王乃止

之十二年

此

十

年

秦使趙攻魏謂趙王曰

惠文正曰無考

攻魏者亡趙之始也

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

趙而并

衍齊字

齊

正曰

秦王

昭正曰

賢而有聲者相之

并

兼聲威聲相助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正曰今國莫強於趙而無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言趙強兼齊

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為秦腹心之疾也如此乃協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

攻魏之事無見或

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

言秦以魏

因其言而止歟

趙為疾魏

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

本傳齊閔驕故奔魏
魏相之此十一年正

曰見後

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

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

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

文惠

曰文願借兵以救魏

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

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

魏在

趙西為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

歆之血也

是趙與強秦為

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

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

昭

曰先日公子

稱其父嬰

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

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

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

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
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
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
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

不暇
將觀

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

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
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

餉輸
以王
軍

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

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

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

文虎謂田文不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通而不偏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盟口虛唱者異矣補曰孟嘗相

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

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乘郢北元作北鄢北

近北郢正曰北郢乃楚之宜城即郡也史魏冉傳入北地亦

記字

魏王且從

從順服也

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

攻齊得剛博

並屬太山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襄丘縣界邊謂剛博當即是剛壽

正義云壽鄆州縣

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

補曰得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秦

王

昭

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

陵必議

議其不當得

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補曰魏昭王十

三年秦兵至大梁即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再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二後皆

冉相時而敗芒卯則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載須賈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前

功必棄矣下註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為此年事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后此數年而策

已云得剛壽而又不可曉也當考宛攘廣陶說見趙策許鄢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十四年矣正曰秦昭王初年魏冉已用事則羊戎之

責已久十二年而當魏昭元年則其初年猶與魏襄相及正孟子時也趙岐以為周人何以知其非也但戰國

人姓名多偶同者鮑以在魏策中而即為魏人謬矣又按燕策白珪逃於秦則嘗仕秦新序孟嘗君問白珪恐

亦此時史白珪傳首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珪樂觀時變後復引珪之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

兵商缺行法則其人在鞅後首白特與李克對論非言其世也以二十取一語孟子正欲以其貨殖之術施之

國家者也又新序紀白珪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珪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授以夜光之璧則文

侯時又一白珪歟或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因史所書而訛外歟

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

戎貴於秦王宜為秦王今

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我來魏

不能禁人議

補曰姚本云有臣字

於君也

秦策段產語同

正曰段產策本在韓鮑以史註新城君為平戎故曲為之說未知即是此人否

秦攻韓之管

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東北補曰鄭州管城縣

魏王發兵救之

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

言地與秦接

秦

元作梁補曰姚云劉作秦

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

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

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

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

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

之見秦王

昭正曰時不可考

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

政

與正同

是參行也

以諸國參考而行言參彼己也

願大王無攻魏聽臣

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

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

補曰一本此下有也字

以王之不必也

猶言

不可測也

方攻魏是也

其離也以王之必也

伐一不移伐則諸國知免不急於從

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

無精於此者矣

精明

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

王計者不如制

元作齊

齊

補曰疑字誤或上有缺文

趙秦已制趙則燕

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

荆楚濟齊正曰一本荆齊是未有稱齊為濟者字多

傍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

言諸國合而競與秦敵則秦弱

秦王乃止

謂

隣國有兵救之卹鄰之義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挑秦之禍昭忌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鬪也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鬪被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

魏人

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

宣太

后秦王

昭

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

委與

而王不

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

趙人

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

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乃絕趙

補曰姚本收秦

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為宋云云與此文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為宋謂云云

為魏謂楚王

慎襲正曰無考

曰索攻魏於秦

楚以攻魏索於秦

秦必不

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

矣故王不如順天下

天下不欲秦伐魏

遂伐齊與魏便地

言以所得

齊地與魏易兩便

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

魏人正曰註作鼻恐即樓鼻說見前

令翟強與秦

事

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強

謂魏王曰

鼻之謂之

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

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

酈食其傳註止息傳置之舍

舍不足以舍

之守衛之盛強之入無蘇於秦者

言秦輕之無與為難蘇者正曰一本蘇作

蔽是言無入從之

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秦待已不厚可以

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輕

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

鼻強鼻強不合而謂鼻令強與秦事者鼻容強為之秦

時襄王

成陽君

秦昭十七年於此知為韓人不疑

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

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

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

故君不如安行

安猶徐

求質於秦

質事有不留之驗乃可入正曰質子之質

成

陽君必不入秦秦王不

行散字

敢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

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

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縣事在此二年正曰華陰之華去聲華

下華陽

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

魏人

為魏謂穰侯曰臣聞

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

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為三皆魏地正曰索隱云云梁即南梁又說見齊

策十萬之軍拔邯鄲

秦十二年攻趙虜莊賈正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十年歸趙

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

補曰

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

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

此臣魏大臣所稱

燕趙可法

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

晉國戰勝畢子

地缺正曰舉土刀反畢羊益反又澤作澤古書三字皆通此未有據史畢作暴

下同徐廣云暴爲也大事記作暴吏本詳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

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

梁之北非郡正曰史記作宅策字訛

下同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

此非但攻梁也且

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

循猶順也以下

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正曰循即徇楚趙怒而

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

亡不可得

衍也

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

割而有質

亦事驗也正曰索隱云少割地而求秦質子

不然必欺

補曰索隱云必稱秦

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

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罽子而割八縣

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

補曰漢史天幸語本此

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

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

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

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城之城戴

補曰

一本孫作標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

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

必亡陰陰侯別邑正曰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

割收也願君補補曰史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

也梁自梁以攻任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

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

講秦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橫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於

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夫兵

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陰啟

言得亡國以拓陰之封地補曰又為止已合策

文有脫誤見後

兩機盡

兩謂得縣啟封盡無遺也

故宋衛効

魏自比二國小國也

尤

憚

元作憚尤

憚尤秦兵

出地而小故愈畏秦已合

秦魏合

而君制之

補曰

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父是

陶南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侯封陶魏効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

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愚謂可全即上言不用之意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

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園

謂處賈之說不足以秦也為其為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為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宜信之哉秦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是何危之有且其為魏之過深也適足以疑秦豈沮於
是我梁國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正曰大事記畧載
此章及穰侯攻大梁章謂同一術愚謂魏利於少割穰
侯喜得此地而罷兵亦無不可大事記周赧王四十年
秦昭三十二魏安釐二韓釐二十一趙惠文二十四年
秦以魏冉為相國伐韓暴為救魏冉破之斬首四萬
馬走開封魏割八縣以和四十一魏冉復伐魏走芒外北宅
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四十一魏冉背秦與齊從觀秦
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一魏冉趙魏伐韓華陽
秦魏冉白起容卿胡傷救韓敗魏將芒外華陽斬首十
三萬取卷秦陽長社入敗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於河
取觀津魏予秦南陽以和以其地為南陽郡遷免臣居
之通鑑綱目書畧同不著恭為芒外等及以地為南
陽郡一節補曰按史魏安釐王二年三年四年連歲魏
冉將兵來伐二年之戰自恭為救魏敗走年表秦紀魏
世家魏冉傳皆云兵至大梁次年之戰不地最後華陽

之戰趙起伐韓秦救韓敗趙魏走芒卯但史所載有差
五紀以擊芒卯華陽傳以走暴鳶並為次年事華陽之
戰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八縣三縣之殊十萬
十五萬之外故大事記參定書之今考此策須賈之辭
謂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而兵復出此大事記所以
書此役繼於走暴鳶之後但策首書秦敗魏於華恐於
華二字因下章誤衍也又按秦紀昭王三十四年書
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
初置南陽郡大事記於魏子秦南陽後書以其地為南
陽郡遷免臣居之即以此為是年事按南陽凡二其一
河南之修武其一鄧州之堵陽免臣者以罪免遷守新
造秦不信敵國之民故徙其國人使錯居之前此二十
七年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大事記必謂前已借地故
今以新得之南陽而不知紀書乃謂秦與魏韓上庸地
為一郡於南陽上庸屬漢中今房州竹山縣則上郡之
南陽也次年乃書置南陽郡秦南陽郡即鄧而修武更

置河內郡不聞兩南陽也昭王四十四年秦白起攻韓
取南陽絕太行道使秦已置郡不應復云爾大事記亦
書之矣此條蓋因魏八南陽以和偶與下文南陽
免臣相次而致誤爾因上論大事記文附于此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

補曰一本訴作訴是

下同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

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

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

於其學

將盡行之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

補曰姚本也作乎

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

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

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

楚王

頃襄

楚王入秦

絕句

王以三乘先之

先楚至秦

楚王不入楚

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

侯

魏相之善應侯者

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

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

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

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

問何

所安

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

緩也俟其入欲與之議正曰無考之緩樓鼻韜策並見樓梧皆此時

入

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

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

而見之

令王見而辭疾

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

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

雖死於路猶將行

長

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

能使應侯止王之行

願王

無憂

虎謂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諭王也甚切賢人也登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宜賢於訴哉蓋期之

所効者事而訴之所諭者理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諭也微二臣者登其為楚懷歟補曰為我為王以為

秦以為魏之為去聲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

並魏人

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

上謂當時

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

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

計不及也

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壘者

得秦

封受其壘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

之授元作受

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

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

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

可以草也

草更也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

猶上善用

勝矣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

欲食則食欲

握則握

握不食也食者行暴握不行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

今君劫於羣臣而

許秦因曰不可草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

其行

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曰史安登王四年華陽戰敗後段干子詣子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

自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

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睢

元作且下同

且

補曰新序同史作睢

者年

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

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睢且見秦王

昭

秦王曰

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

之急矣唐睢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

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

不堪其事

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

全唐睢且之說也

記十年有

虞卿謂趙王

惠文

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

而違者范座也

魏相補曰一本作座史與此同

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

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主

從也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

許諾使司徒

本周卿此時主徒隸者耳

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

范座

衍座字

座補曰

薄故也猶細事

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

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

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

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

元作使

使

補曰姚註云

一本無史同也

又

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尺

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

之免相

衍望字

望

補曰姚

云劉

也

嘗

以

魏

之

故

得罪於趙

夫國無用臣

用言可任者

補曰

一本國內無用是

外

雖

得

地

勢

不

能守然

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

欲

襲言猶因趙之故態

倍

趙

之

割

則

君

將

何

以

止之此君之累也

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十二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在趙策補曰從舊

在趙

可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

史作無忌補曰史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

謂魏王曰云云大事記據之以其辭云秦太后母也以憂死故附載於宣太后之薨之後在報王五十年按朱已即無忌

字訛也

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

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

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

秦昭四十二年此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

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

而又況於仇讐之敵國也

補曰一本標也作乎

今大王與秦伐韓

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

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

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補曰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愚按是時秦宣太后

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專政韓亦然也

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

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

時鄭亡屬韓

與大梁鄰王以

為安乎欲得故地

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

而今負強秦之禍也

補曰

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當從恃訓從策文則負任在背以為喻也史義長

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

補曰便事史並作更字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

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

補曰史作絕上黨正義云韓上黨從太行山西

北澤潞等州是也

則是復閼與之事也

先時趙奢敗秦於此補曰復扶又反閼與音遏

豫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

倍音背

絕漳滏之水

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

元作而

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

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

補曰三十史作三千者是危隘

史作冥阨即颺阨也說見楚策大事記秦向楚有兩道涉山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此是採索隱正義之文按二家本文似以涉谷為地名當考正義云從褒斜入渠州即東南至申州攻左域山險阨之塞也若道

河外皆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也

補曰大事記引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慙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大事記今

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上文記史右蔡左召陵正義云上蔡縣在豫州北郢陵故城在豫州鄆城縣東並在

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召陵在南面向東背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故曰秦必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補曰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

韓亡

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堦

津

地缺

而之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

補曰史作秦固有懷

茅固故通正義云懷州武陟縣西故懷城括地志云懷州獲嘉縣東北有茅亭即蘇忿生邑攢茅邢丘見秦

策史城堦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案之字即安訛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正義云在鄭州原

武縣東南堦津索隱云在河北堦九威反正義引杜預以為汲郡城南延津愚按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廩丘

或作邢丘郡丘餘無見蓋地皆壤界也索隱云共汲縣名屬河內共居庸反又見下劉辰翁以為共汲河者

謬秦有鄭地得垣雍

秦紀註河內卷有垣雍城補曰正義引括云垣雍故城在鄭州原武

縣西北雍

決滎澤

屬滎陽書註在敖倉東南補曰史作樊一本同

而水大梁大

梁必亡矣

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衆澤決溝厯雍灌大梁也大事記云始皇

滅魏果用此策

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

安陵魏之

者與羣臣

秦之欲許之久矣

許言聽之久言秦之先自

出過而惡

安陵氏於秦大事記策文則以策為明順許

史作誅正義引

志云安陵在鄢陵縣西北詳見前

此地大事記按

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

今魏反今使

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屬

邪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

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史無高陵字策或

誤也注尤非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

縣北舞陽故城在葉縣東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

魏大事記葉陽今屬汝州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

今詳此時屬韓正曰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西南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安陵

在鄢陵縣西北則去許汝不遠矣愚按韓公南國雖無云繞舞陽葉襄城其地皆壤界也故曰南國

危則魏國豈得安哉補曰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害大事記註引策文當從策且

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受南國非也

補曰史不愛安陵氏下文可推大事記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異

日者異猶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

邑有補補曰史無上文餘字即以有字河山以元作

同蘭蘭入之闌正曰按字書闌門遮也闌門也牢也通

可通闌入之闌本作闌亦有周韓而間之從橫元作林

軍橫之軍正曰史作林鄉軍林鄉地名見於邠謂以至

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陽

有垂都亭正曰此引徐廣說彼文元無都字補曰索隱

云有廟曰都正義引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句縣索

隱云文臺臺名大事記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已燔

燔游已奪之云與此類特泛言之邪墮許窺反林木

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曰大事記姬王四又長驅梁

北東至陶衛之郊

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

北至平闕

魏記注在東平

須昌補曰史北至平監正義云平即充州平陸監即故闕城在平陸縣西南

所亡乎秦者山

北

山吳華之屬補曰史山南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韓汝

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魏地也

河外河內

補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號河內謂蒲州以

東至懷衛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

補曰史大縣數十名都數百

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沉於使秦無

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蘭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

百里禍必百此矣

補曰史作由此大事記從策文改

異日者從之不成

也元作矣補曰姚云

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

受秦兵

秦撓之以講

以求地撓之

韓知亡猶弗聽

補曰史識亡宜從策

投質於趙

質約也見下

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

鴈行

言以次進補曰為去聲

以臣之愚

補

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

何也則皆知秦欲

補補曰史秦下有欲字大事記從之

之無窮也非盡亡

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

乎王

補曰史無乎字大事記從策補

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

行魏字

魏

補曰字衍史無大事記以策補而字

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

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

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

亦王之大時已

補曰史作天時大事記從策

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

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為闕也正曰莫白補曰史作共寧下云使道安城出入賦之云云大事記從之正

義云共衛州共城縣寧懷州修武縣解題云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

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道已通因而闕之

出入者賦之

賦征取

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

質有要也正曰質猶

費韓以上黨為質也

共有其賦

韓魏共之正曰史作今有當從策

足以富國韓必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

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衛時已附梁

今不存韓

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

秦輕之也正曰易改易也

楚趙

衍楚字

楚

補曰字行

史無大

破魏齊甚畏

皆為秦所勝制

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

朝為臣之日不久

記有與上二章相次彪謂言秦之情者衆矣無白於此者也補曰大事記

云信陵君之諫世家不載其從遠亦不書與秦同伐韓取故地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綽綽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

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此章大事記據史文具載又以策文易史之難通者註釋甚詳而於信陵惓惓爲重焉太史公謂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知幾設其舍人事而言天大事記之言殆爲遷發也愚謂戰國四公子並稱持以好士之故黃歇亂人其事惡矣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而割地以召田單受馮亭之嫁禍幾至亡國田文怒小丈夫之譏而滅一縣不忍呂禮之嫉害而爲宗國召兵尚奚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既敗而勝僅合楚趙之交以佐魏救獨孟嘗信陵兩戰敗秦文臨函谷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信陵存趙却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天下且退讓不伐聞過能悔其才與智皆非餘子比也因大事記稱惜之言輒附著之

秦趙搆難而戰

趙長平之役此十七年正曰秦謂魏王曰

不如收

元作齊

齊

正曰齊上有脫字下文言齊可推

趙而構之秦

構者令其戰也

救趙而助之趙必與秦合戰

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

毀折也言不收趙趙不能

以毀折之兵獨與秦合戰

而構之秦趙復鬪鬪必重魏是并制秦趙

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

欲意或也

欲焉而收荆趙

攻齊欲王之東長之也

荆齊在魏東不樂屬秦而欲魏為之長

待之也

魏待

之東正曰荆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此士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

長之下無也字

長平之役平都君

田單正曰注非說見趙策

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

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

韓所得魏地補垣雍見前

平都君曰臣以

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

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

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

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

割乎

韓不畏秦故

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

補曰姚註一作部前有樓梧約秦魏即此人此時事也

將令秦王

正

曰無

遇於境謂魏王曰

或謂非梧正梧

遇而無相

無相者秦

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

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

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秦者補白一本王之上者

且過於秦而相秦者

相秦所置

是無齊也

獨言齊者時君王后賢與齊敵也正

曰註秦必輕王之強矣

無齊助政

有齊者

羣臣能得齊事者

王不若

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於秦過秦必重王矣

補曰此時必魏

合於齊將令之令平聲

十補八年

此八年春申未封正曰追稱之辭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

曹今定陶

而輕晉齊伐釐莒

釐疑扶風釐正曰此不相涉齊策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蔡恃晉而亡此釐字即萊左傳公會鄭伯於
邾杜註釐城劉向引來牟作釐牟古字通而晉人亡

曹

史曹伯陽十五年晉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正曰即僖
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分曹衛田事凡言亡非必國滅

也

繒恃齊而輕越

繒禹後屬東海補曰姚本恃齊以捍
越春秋鄆穀梁作繒杜註今琅邪鄆

縣

齊和子亂

太公田和
正曰恐非

而越人亡繒

哀六年莒人滅鄆
與此異補曰左氏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註鄆有貢賦之
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此或訛為齊

鄭恃魏以輕韓魏

補補曰此伐榆闕

九城圖在平州界正曰大事記安王
三年楚歸鄭榆闕十一年魏韓趙敗

楚師于大梁榆闕正義云
榆闕在鄭之南大梁西

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

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

僖二十五年原
降使趙衰處原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

補曰周策宮他謂周君曰云云畧同

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敗楚將唐昧事大事記謂史稱趙與燕齊滅中山齊非

中山與國者亦未然說見燕趙等策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元作其所恃

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

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

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

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

作或化於利移化猶比於患比猶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

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

元作質

質

補曰未詳

秦而久不可知

後久

猶

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

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

是即猶

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

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

而聳亡乎

聳胥同待也補曰一本聳作胥

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

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

曰韓強秦乎強魏乎

問以何國為強

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

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龍曰攻

韓之事王自知矣

補曰此恐與信陵所諫同一事

客謂司馬食其

魏人音異基補曰索隱云酈審趙三人並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慕其名也

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

慮久熟慮也

是不知天下者也欲

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

指合從之人補曰茲公未

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名春秋昭五年注莒邑者又地不相涉

不知此兩者又不

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

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約不可必子何不

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賁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

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

子之讐也謂橫人皆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讐秦也正曰時與人不可考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二年魏冉已免相此十一年餘說見趙策魏王令

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元從才從薄下同謂與秦

講魏衍魏冉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

不足恃也故欲先講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構

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

正曰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必非罷王五十

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年報王五十九年年表韓魏楚救趙新中而秦兵罷不聞卒拔也

是歲報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二周無恙時也決為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策 吳慶

吳人正 恐魏王之講元從才 搆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

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秦故外

之秦因 王不近秦秦之所去去猶速正曰王非親秦 皆

曰王弱也無秦之助 王不弱二周言實不弱視 秦人去邯鄲

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若講於秦復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李梁

魏人非莊子所稱正曰不可考亦不知何時

聞之中道

而反衣焦不申

衣於行路犯風日故焦不申濡潤乃申耳

頭塵不去

皆以欲見

之述改不暇補曰焦卷中舒布也文選申作信去作浴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

於大行

補曰行道也

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

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

之路也曰吾用多

用所資也

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

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

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

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霄正曰孟子記魏人若以為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謂宮他曰子為肖謂

齊王王庭正曰無據事必在前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

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夫齊不以無

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為無肖是也正曰齊必不以

重也無魏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肖以齊王齊之所求於魏

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因齊

之資以得魏

重宵當作霄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

孝成

自郊迎

唐睢

元作且

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

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

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

人不能知

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

也不可不忘也

補曰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

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

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

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

卒猝同

臣願君之忘

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虎謂唐睢當十一年求救年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

其陳誼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欺賢矣正曰史不云唐且恐有訛外說又見後章

魏攻管而不下

補曰管見前策

安陵人

魏記註召陵有安陵

縮高其子為

管守

補曰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為秦守者也通鑑綱目縮高之子仕於秦

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

持節尉

尉之持節者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

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

使人通之

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命

復猶重也信陵言之矣今申之

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

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

守人其子之人正曰守字句補曰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

笑

見臣而下是背王也

王魏王正曰秦王

父教子背亦非君之

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

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

正曰說見下

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及我

管在秦東可以捍魏正曰不得秦地必受秦攻

社稷必危矣

願君之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補曰姚本此有也字

無忌將

發十萬之師以告

補曰姚本作造

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

成侯

趙王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成侯為先君蓋先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

受詔襄

王

趙襄子補曰大事記引作襄王見上

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

謂大府

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正憲曰大府之憲即受詔於襄子者上篇猶言第一篇也

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

補正曰有常即常刑也

不赦國

雖大赦降城亡子

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正曰亡人

不得與焉今縮高

謹雖辭大位

補曰一本無謹字姚本謹解則雖乃謹之訛

以全父子之義而

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

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

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

元作為

為人臣之義矣

正曰

無違人臣者不事二君之義

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

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

衍素字

素

補曰字衍

服縮素避舍

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

困猶不通

失言於

君敢再拜釋罪

拜所以謝也以安陵赦其罪故謝慮謂縮高之義直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懷

而好遠高不死必加兵安陵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正曰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辭亦將翻然而悔矣師不以直逞欲殘民決不為也縮高不忍須臾之死而成其過惜哉補

曰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者譖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未詳管守子守之守使者大使之使皆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

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

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子武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宮人言之

共舩而釣龍陽君得

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

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元作王

王

補曰以已之得魚推言王

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

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

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補曰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人

註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字訛

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

在庭則入為之趨走

避人於途

在途則行者避補曰避一本作辟宜音聞

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矣間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

褰揭也

臣亦猶

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

王曰誤

以不告為誤正曰誤猶言誤矣當句然恐是謔字訛

有是心也何不相告

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死及其族

由

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

摯猶進正曰摯說文相持也又字同摯實

義亦同其自纂

元作纂

纂繫

元作繫

繫

補曰恐當作繫

也完矣

纂覆也言自訖

自結於王正曰高註帽覆似亦
作幕義按幕組類固結之義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

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

我謂欲進

之人正曰為我用猶言如我寵上句言未必得幸此句言假使得幸未必如我也而近習之人

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

之術也

正曰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釐襄哀之世遂附之也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

將出兵先令以警之

其從於王者

凡兵械當

從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將

旄旗

之舟上繫

之以猶於也亦

臣為王之楚王聿

補曰一作胥

臣之反而行

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

即此說者

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

欲其

亟反不必見考烈

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令涉魏境秦使聞之以

告秦王

莊襄

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魏歲受秦兵惟此三十年無忌卒五國攻秦可當此語此及下二章元作韓策正曰事證未明

魏鞅

魏人為魏策

史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

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考烈王以咎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云云於是

去陳徙壽春

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其於

鞅也不然先君者

先春申用事之人

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

欲踰兵於郢

元作澠

澠

補白澠即郢

隘之塞

魏記所謂冥阨楚險塞或以為江

夏郢縣補曰詳見楚策註

不使

補曰史作便是不可對文

假道兩周倍韓

以攻楚不可

倍音背此昔者所以未嘗見攻

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

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

梧屬楚國此時為魏正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鄢陵不相接

左傳襄十年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時鄭為韓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

割以予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

予秦相

補

去百六十里

言秦伐楚之近不須假道

臣之所見者秦楚

關之日近

元作也

也

正曰史作秦楚之日聞也此策圖字般次在之日上

已在韓策

今詳其文

當屬楚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

輸安邑里名

為之謂安

邑

補補白宜有邑字大事記有

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

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

令聞王言故立其次補曰一本有次乎吾難敗

其法因遽置之

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正曰

魏都安邑在惠王未徙大梁前昭王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

安墜王子補曰名增元年秦始皇五年己未

秦攻魏急

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此元年正曰說見後

或謂魏王曰

補曰孔叢子云

秦急攻魏

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其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

馬曰國亡矣

如之何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

棄謂戰而喪地用謂

對曰云云下文並同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

死謂能棄之弗能用

正曰見下

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

補曰孔叢子註云

之能死之弗能棄之

此人之大過也

補曰孔叢子註云

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國存為

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

易蓋當計其勢如何爾在棄之用之得其宜

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

元作

質

正曰孔叢子註云景閔為太子時嘗質於秦

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

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

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

怨謂不韋主政者也

秦自四境之內執法

以下

執政之臣

至於長轡者

長為轡車之人

故畢曰

畢猶盡

與嫪毐乎

嫪毐秦太后私人

與呂氏乎

不韋也此言與嫪氏耳

雖至於門閭之下廊

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

因

而割故

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

毒貴矣今又因

之以割是以

嫪毐勝矣

以不敗

王以國贊嫪毐太后

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

補曰孔叢子註言太

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為天下之上矣

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

言昔之交皆卒歸於欺

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

棄呂氏而從嫪氏

時二人已惡

天下必舍

元作合

合

補曰恐合字記大事

記作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補曰大事記以此章附見於始皇八

年封嫪毒長信侯之下謂嫪呂爭權略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

矣二年拔朝歌三年拔汲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矣補曰大事記曰子順進退有

聖賢之風寧忍出此乎

秦王

始皇

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

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

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

君因使唐雎

元作且下同

且使於秦秦王謂唐雎且曰寡人

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

十八年

亡魏

二十一年

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

者故不錯意也

補曰錯置也

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

其廣

地正曰設辭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

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且

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
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且曰公
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
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且曰大王嘗聞布
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搶突也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
苑作額地師古曰搶千羊反

唐雎且曰此庸夫之怒

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僚吳王昭
二十七年

彗星襲

月聶政之刺韓傀也

傀韓相見韓
策及刺客傳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

慶忌也

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

劍刺之

倉鷹擊於殿上

補曰倉即蒼

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

怒未發休祲降於天

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為吉正曰說文祲精氣惑祥也此休字

猶言

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

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

撓撓也正曰撓屈也奴効反

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

也諭曉

夫韓

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自

燈十一年請救至是五十餘年矣彪謂睢刺劫之士自曹沫以至荆軻皆不聞道惟若唐睢者可也為其激而

發不專志於此也。正曰：唐且之名見於策者，不一。秦策應侯遣唐且載金之武安散天下士，魏安釐王十一年唐且說秦是時應侯始相，雖老於魏不應復為秦用。又一唐且也，且為魏說秦時九十餘至，與信陵君語相去十年已百歲，為安陵君使秦，有滅韓亡魏之言。魏亡在始皇二十三年，上去說秦凡四十二年，決不存矣。又一唐且也，應侯唐且見春申君，又一唐且也，新序秦攻魏司馬唐且說曰：段干木云云，當文侯時，又一唐且也，魏謂此策又甚明，而事多難信，以始皇之興滅何憚於安陵而易以五百里地，是特為之辭而使之納地耳。唐且長使遇其難抗，言不屈，豈終能沮之乎？荆軻之見也，匿匕首於圖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劍而起，何也？其誇固多。

辭固多
誇矣

戰國策校注卷七